

交大大掌故回憶錄

衛國垣

(二) 南洋公學成立後之第一期招生

南洋公學於公曆千八百九十六年(即前清光緒二十二年)成立以後，當時以風氣未開，青年智識淺薄，不易招取高材生之故，只能先行開辦中院，分爲六班，(當時規定每半年升一班故由末班至頭班只需三年即作爲中院畢業而升入上院)遂於是年三月登報招生，原擬儘量錄取二百名左右，但以投考者大部份程度淺薄，又以交通不便，(當時尙無鐵路)致投考人數不多，故充其量僅能錄取一百二十名，分爲中院三、四、五、六、四班，以年齡較大，中文通暢，而稍有英文智識者，列爲大班，即三四兩班，其年齡幼小，中文似通非通，毫無英文智識者，列爲小班，即五、六兩班，筆者即爲其中之一，以年齡最小，(僅十三歲)曾忝列末班，第二年六月又招考八十名，始

先招足二百名，均作爲中院生，第三年中院上院新屋兩幢相繼落成，(即現在之交通大學)始放棄原租之紗廠舊址，遷入新屋，開辦上院，(即由中院頭班生升入者)同時取消附設之師範學堂，所有中文教師均由學校聘請或由各方推薦，而原考取之師範生，亦一律改聘爲正式教師。

(三) 學生之待遇

所有學生一律住宿，衣食住幾乎均由學校供給，(因當時體操所穿之操衣亦由學校免費供給)而剃頭理髮，(當時均有髮辮，規定每日理髮一次，每兩星期剃頭一次)沐浴洗衣(每星期一次)亦均依次排定，一列免費。每日上課六小時，即上午三時爲中文課，分爲歷史、地理、讀文均由師範生教授，下午三時爲西文課，分爲英文文法讀本，及筆算，均由請來之西文教師教授，此項教師近則由當地聖約翰書院

(後改爲聖約翰大學)聘請，如前北京之外交部長顏惠慶之昆仲顏銘慶等，遠則由北洋大學初畢業之高材生如現在臺灣擔任司法院院長之王寵惠先生，亦爲於兩年後聘來之英文教師，筆者亦曾親受其教導之恩。所有中西各項課程均須於每月月終考試一次，分門出榜。名列前茅者均得由兩角以至兩元之獎金，故大部份學生對於此項獎金每月總能得到一些，即少至數角，亦足夠充作整月之零用，蓋任何時候不得出大門一步，而校內一切雜費(如紙墨筆及課本等)均由學校免費供給，星期日須憑家長來信，經學監核准後始得發給門證憑以外出，當日午后六時以前必須歸校，是以用錢機會極少。課外自習，亦有定時，均由師範生點名監督，即食宿亦由彼等輪班作伴，故當時學生之對先生非常親暱，一如家庭中之父兄子弟。每月朔望拜孔一次，不論師生職員須一律參加，即如監院福開森先生雖係出身教士，(其初到中國時係用傳

you play 之原則。

憶宣元同學

張坦兆蓉

北平交通大學之前身，爲郵傳部鐵路傳習所，創辦於遜清宣統元年，校內設高等法文班英文班二種，定四年畢業，余在法文班，忝爲第一屆學生，同班共三十餘人，教授多係法籍，課本與講解亦用法文。

記得當時郵傳部尙書爲徐世昌，左右兩侍郎，爲沈雲沛，(非曾雲霽)吳郁生，監督(即今之校長)係章棧。(號一山，清進士，浙省通儒)本校開學時，郵傳部爲表示重視此新設培植交通人才之學府，故徐等皆翎頂輝煌，親臨致詞，典儀極爲隆重，此情此景，恍如猶在眼前。

辛亥武漢起義，京津一帶，風聲鶴唳，同學星散殆盡，本校無形停課。民元大局粗定，乃復召集繼續開課，同年即舉行畢業。

余前後在校，歷經四載，與

各同學，日夕聚首，多稱莫逆，畢業後，雖因職務關係，天各一方，然仍得不時晤面。茲回憶各同學少年往事，多有足述，爰爲報導如次：(1)程耀傳——爲海軍耆宿程靈光之哲嗣，中法文皆甚湛深，擅各省方言，說起江浙話，或福建話，聽者幾不知其爲粵人也。畢業後，任粵漢鐵路南段管理局車務處長，不久，轉入仕途，改任廣東鹽運使。性渾厚，重情感，未沾半點官場習氣，凡同學到廣州謀事者，無不盡力汲引，且多有厚贈，熟讀古道，洵堪欽佩。(2)王慶通——聰穎超人，讀書過目不忘，法文程度，冠於全班，與林琴南先生合譯有法國名小說(忘其名)一部，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風行一時。惟好辯，課餘愛發議論，上下古今縱橫中外，與余常持不同之見解，互相激辯，必至面紅耳熱而後已。民十二、三年間，任京漢鐵路會計處長，娶京中名票王惜惜女士爲妾，艷福殊不淺也。(3)黃任——平時對功課不甚用心，酷嗜

教名義而來者)亦穿其大學畢業禮服，冠藍頂方帽(係三品銜由盛宮保奏請賜給者)隨總辦之後步入禮堂，但向至聖先師孔子神位行禮，時彼即退立在傍，擔任監察職務而不行禮，以符基督教規，三跪九叩首行禮畢後，福先生即趨立總辦三傍，受全體學生之鞠躬敬禮而退，於是學生亦相互行禮，各依次退出禮堂。每日三餐亦由各班依照年齡排列成行而進飯廳，每棟學生六名外，均有師範生一名伴食，須俟全體食畢，方可一同起立而散，一切秩序井然。午后散課，每逢星期一、三、五，須更換操衣加入體操，如點名不到者均以缺課論，一律記小過一次，當時規定三小過爲一大過，三大過即須開除出院，星期二、四、六午后散課，一律須在操場自由運動，不得在課堂自修，屆時常有師範生往來課堂巡查，如發現有學生自修者，不論大小，一律驅至操場，即不運動，亦須自由散步，以符 Work while you work and play while

皮簧，得聞轎往門外各茶園聽戲，摹倣劉鴻聲音調。維妙維肖，每於搖鈴下班休憩時間，在課堂內，以木尺敲棹，引吭高歌「斬黃袍」或「探母」一齣，(劉最擅斬黃袍、斬馬謖、斬子、探母、四齣，餘皆不足道，北京人對之有「三斬一探，第五天滾蛋」之稱)響遏行雲，聞者叫絕。後任津浦鐵路車務總稽查及總務處長等職。(4)錢春祺——精通法文，中文稍遜，清末、郵傳部招考學生數十人往奧國見習郵政，為預備將來我國郵局內之客卿退職時，以此批學生，接替其職務，錢應考獲選，遂離校出國，返國後八年間，復回路界服務，曾任津浦鐵路總務處長，在楊承訓長該路之時期也。其在英文班者(1)黃兆桐——在校成績極佳，每試皆列前茅，性豪邁，辦事具有毅力，任粵漢鐵路湘鄂段車務處長十餘年，常駐徐家棚，時余任職京漢鐵路南段管理局，居漢口，一江之隔，時相往還，公私接觸，

最為頻繁，嗣調隴海及平漢鐵路車務處長，抗戰期間，在後方，任西北公路局秘書主任，復員後，平漢鐵路復聘為顧問，數十年來，對於路務之改善，貢獻至多，吾儕同學與有光榮焉。(2)梁永璋——亦英文班中之高材生也，為人平和，處事穩練，畢業後，與黃兆桐同派在粵漢鐵路湘鄂段服務，向為黃之良佐，極稱相得，黃調平漢，梁亦調充車務副處長，可謂焦不離孟，孟不離焦。(3)譚耀琮——平日沉默寡言，在校孜孜攻讀，成績優於儕輩，歷任鐵道部業務司幫辦，粵漢鐵路湘鄂段車務處長，抗戰勝利後，任交通部鐵路聯運處長，正圖長才大展，恢復戰前各路聯營之良規，不意時局突變，遂使一切計劃，付之東流，良可慨已。

赤禍滔天，大陸淪陷，我交大校友，被關在低垂之鐵幕內，實繁有徒，宣元第一屆同學現來臺者，除余一人外，大概無第二人，茲就在余腦中印象最深者略述數人如上，餘當一一追記，惟緬懷良朋，處於暴力之下，備受蹂躪之痛苦，為時已經數載，其存其歿，皆莫聞知，翹首北望，誠有「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之概。

徐匯稗聞

陳汝閔

我離開母校已逾三十二年，彼時的玩世不羈，今日回想，猶有餘味，爰就該打手心的三數事，從實招供，以博我同學一笑。至於該打屁股的事，則暫秘而不宣。

一、打了校長得聲謝

母校校長室在上院底層，門之左側懸有公告牌，某日我立牌前注神閱覽，忽有人自後猛撞我背，我以為同學與我開玩笑，不及回頭即報以一拳，迨至回頭一看，始發現吃我老拳者，乃校長唐文治老先生，蓋唐老先生高度近視，幾近失明，摩娑回室，誤撞我背。我當時駭得目瞪口呆，急忙雙手攙扶送入校長室，而唐老先生反頻頻頷首言謝，並連說

「對弗住」。

二、校長猜拳廿九輸

唐老先生對於體育運動最感興趣，每於田徑隊及諸球隊出征之前或凱旋之後，在校長公館大張筵宴，遍邀隊員痛飲，用以誓師或祝捷，諸同學輒愆慮校長打通關，校長亦樂此不疲，挨桌進行，周而復始，校長因限於目力，不辨五指，每豁一拳，必問「嗒人贏啦？」我欺以其方，不問何方勝負，廿九答以「校長輸了！」唐老先生即舉杯一飲而盡，並高呼「阿關老陳……再來再來」。諸同學三杯下肚，已燻燻然步履踉蹌，而唐老先生始終興緻勃勃，行若無事，稱得起惟酒無量。

三、偷鷄團裏多俊傑

母校上院廚房養雞數十隻，散飼於上中院間之空地上，悠然自得，我同屋同學為消極抵制廚房之過份利得並解決餓吻起見，因有偷雞團之組織，團員共四人，分工合作，修理井然，李樹本 Lisbon Lee 為捧球一壘名手，

長於打擊 (batting) 故偷雞的基本工作由李兄執行，李兄倒持手杖 (Stick) 徜徉於群雞之間，乘其不備，奮力一擊，杖頭中雞腦，無不立即暈倒，人不知鬼不覺，聲息全無，出報紙一張裹雞登樓，三樓廊下開水正沸，盆桶齊全，放血拔毛，例由顧光實 Robert Koo 擔任，何景崇 Castle Ho 則以粵菜能手如法烹製，愧我無能，除飽餐一頓外，拋棄毛骨的重任，當然落在我頭上。

四、陣前失風菜更鮮

我們常常到徐家滙鎮上菜館小吃，冬季最愛吃塔枯菜，而菜館中之塔枯菜均來自市上，嫌其日晒水淋，失去原味，故每次輪派一人至鄉間菜畦中，拔取三五棵，交肆烹製。諸位同學手快脚快，且積有經驗，從未遇過任何障礙，某次輪到我，我因初次出馬，心驚膽怕，不免東張西望，笨手笨脚，加之想得較大成果，擇其大而肥者取之，豈料一顆剛拔取到手，鄉人喊聲四起，駭得我

屁滾尿流，挾菜狂奔，幸而離鎮不遠，跑到鴻興館已滿頭大汗，以菜僅一棵，量少而益覺其鮮美。

五、三曲三灣新發現

某日我在上院飯廳早餐，於粥中發現三曲三灣的短毛一根，此一發現之動人心弦，不亞於哥倫布之發現新大陸，頃刻之間，傳遍了飯廳的每個角落，一呼百應，處罰廚房當天午餐每桌加添葷菜兩碗的決議案馬上成立，而「三曲三灣」之新名詞亦不脛而走。

六、儲備蒼蠅用處多

母校用飯八人一桌，菜祇五樣，每感不能盡量，於是發明了「一個奇計」，公擇葷菜中之最適口的一碗，等到菜盡碗底見，僅餘殘湯時，取出預先在水中浸過的死蠅一枚，置殘湯中，傳喚廚頭，照換一碗，我理直氣壯，聲色俱厲，廚頭抱着「好漢不吃眼前虧」主義，只得自認晦氣，照換如儀。